

〔宋〕鄭思肖 著

陳福康 校點

鄭思肖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鄭思肖著

陳福康校點

鄭思肖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鄭 思 肖 集

〔宋〕鄭思肖 著

陳福康 校點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經售處：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開本 787×1092 1/32 插頁 5 印張 14.5 字數 246,000

1991 年 5 月 第 1 版 1991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300

ISBN 7-5325-014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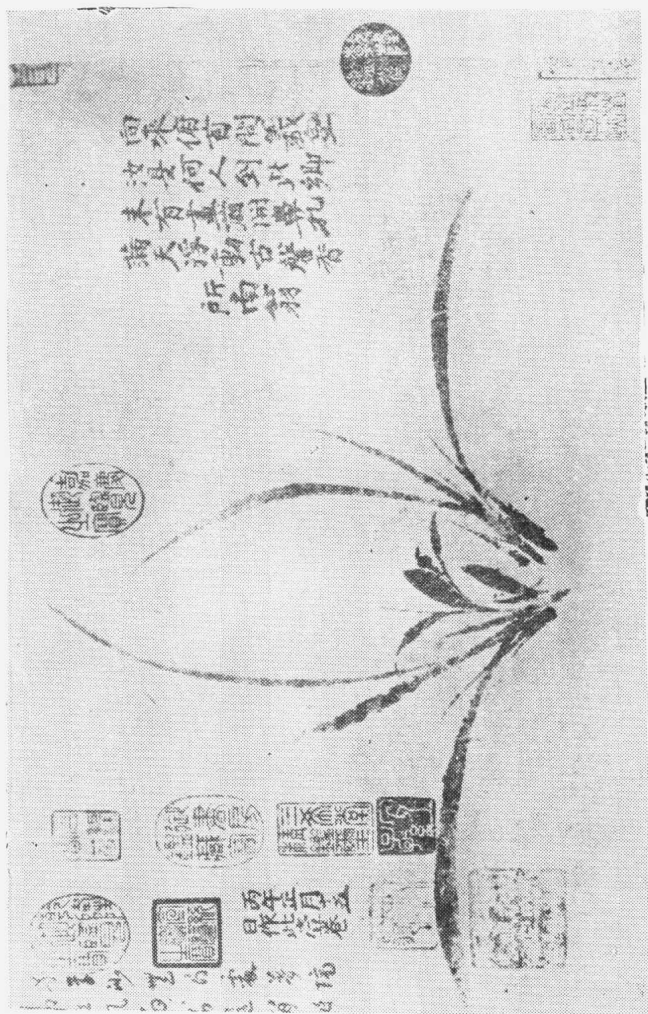
I·38 定價(平)：5.80 元



鄭思肖像 據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國粹學報》

鄭思肖

墨蘭圖



咸淳集

三山菊山後人所南鄭思肖億翁

題多景樓

時叛將劉整剛襲陽

英雄登眺處一劒獨來遊
男子抱奇氣中原入遠謀
江分淮浙上天濶楚吳秋
試望斜陽外誰寬西顧憂

逢陳宜之

伯義

行李苦役役相逢古潤州
千金一夜醉四海十年遊
山靜鬼行月宵涼人夢秋
近聞邊事急畎畝得無憂

鄭所南先生文集

我家清風樓記



有以嚴陵清風閣記示吾者正恨不能飛上富
春山頂恣觀千尺釣臺焉吾矍然而言曰未能
遂其超邁之志深有愧於古人吾當自作清風
樓記非東坡所記之清風閣亦非越山赴官齋
之清風樓曰清風樓者頗多皆非吾清風樓吾
無家焉有樓樓固無風則有昔乾坤一索風雷
生再索日月出三索山澤具先天之乾初爻始

太極祭鍊內法鄭所南編集卷上

凡我同志欲發道心濟度幽冥當先狀奏

太一天尊申

太極左仙公沖應孚佑真君發大誓願始

終如一每年三元正月十五日 上元七月十五日 中元十月十五日

日下五臘正月初一日 天臘五月五日 地臘七月七日 遺德臘十月初一日

日民歲臘十二月謂之八解脫日八節立春

臘日王侯臘之日謂之八解脫日八節立春

春秋分立夏夏至庚申甲子一年之間共

二十八會祭鍊幽冥所不可缺但欲實濟

鬼神不可虛加文飾須常行內鍊法內養

所南翁一百二十圖詩集自序

昔嘗序湯西樓先生壯遊集云天地之靈氣為人
人之靈氣為心、之靈氣為文、之靈氣為詩蓋
詩者古今天地間之靈物也吾生也冥頑其不靈
于詩不靈于文不靈于心不靈于人也久矣棄物
若然者孤、枯、迂、疎、是誠不靈不然也以
其不然不靈也凡有求皆不作絕交游絕著作絕
倡和漸絕諸絕以了殘妄爾今或遇圖而作或遇
事而作又或者又欲俱圖之胡然乎乃然彼不然

前言

我國宋元之際詩人鄭思肖是一位帶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他字億翁（又作憶翁），號所南，均有忠於趙宋故國的深意。他的名、字、號均是後來改取的，原名已不可考。原籍福建連江。南宋淳祐元年九月二十七日（公元一二四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出生於臨安（今杭州），父親鄭起（初名震），字叔起，號菊山，時年四十三。鄭起一生從事教學，不願爲官，爲人正直，給鄭思肖以很深的影響。他四歲時，父親曾挺身而出，反對姦相史嵩之「起復」。七歲時，父親從江陵東歸得悉鄭清之將再次出任丞相時，不禁痛哭流涕，竟憤然登門，歷數其誤國之罪，厲叱「端平敗相，何堪再壞天下耶！」爲此，父親鋸鐺入獄，連同幼小的他與母親、妹妹也曾被抓去。母親樓氏，爲宋侍從樓鑰之族。她辛勤操持家務，「勞苦家事手生繭」，還默默地支持丈夫的正義行爲。鄭思肖二十一歲喪父，母親對他耳提面命：「唯學父爲法」，「汝不行汝父之言，汝不如死！」母親後在元蒙兵攻陷蘇州後不久憂憤而亡。妹妹出嫁後，所遇不諧，毅然削髮爲尼，法名普西。

鄭思肖從小侍父讀書，十四歲那年，家由臨安遷居吳門（今蘇州），從此他一直居於吳下，並開始游學泮宮及四方。後爲太學上舍生，應博學宏詞科。由於他深受父親愛國思想感染，又目睹蒙古統治者及其軍隊的暴行，與南宋朝廷喪權辱國的醜狀，痛感報國無門，一腔悲憤無從發洩，便開始創作了大量詩歌及文章。

鄭思肖一生的創作，有三個高潮。第一個高潮約形成於他二十歲（景定元年）至三十歲（咸淳五年）。這十年間的詩「所作極多」，所以他後來自稱爲「景定詩人」，可惜於「離亂之際，并所著散文盡失之」。後來他憑記憶錄出五十首詩，編爲心史中的咸淳集。三十歲後，因他在蒙古軍南下侵宋時，曾叩闕向太皇太后和幼主慷慨上書，措辭激烈，直忤當路，被迫「絕筆硯文史，謀入山林，蛻去姓氏，甘與草木同朽盡」，一度中止了詩歌創作。

第二個創作高潮在三十五歲以後。那時局勢更危急了，「有不可遏之興」，促使他不得不又「時輒作數語，以道胸中不平事」。這個高潮也持續了近十年，所作詩歌由作者編爲大義集、中興集。文章則編爲久久書、雜文、大義略叙等，均收入心史。直到他四十三歲那年（公元一二八三年，南宋滅亡已整整四年），他把這部心史手稿用錫匣鐵函數重密封，悄悄沉於蘇州承天寺的一口古井中，從而結束了這個創作高潮。這部手稿直到三百六十五年後，偶然被人從井

底發掘出來，居然完好無損，成爲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真正的奇書。宋亡後鄭思肖隱居吳下，顏其室曰「本穴世界」（以「本」字之「十」置「穴」中即成「大宋」，畫蘭不畫根與土（意爲土地已被元朝奪走）、拒絕會見失節文人趙孟頫（趙爲宋朝宗室却受聘於元）等故事，數百年來一直爲人所稱道。

第三個創作高潮在元朝建立後。鄭思肖在元初又生活了三十餘年。隨着元朝政權的逐步鞏固，生產力有所恢復，民族矛盾漸有緩解。鄭思肖這時把精神寄託在宗教上。然而他並不是真的皈依了宗教，他說：「我自幼歲，世其儒，近中年，闖於僊，入晚境，游於禪；今老而死至，悉委之。」可見他之「游於禪」乃是出於一種很複雜的精神狀態。他又自號「三外野人」或「三外老夫」等。在入元二十多年後，他又開始了詩文創作。今存有一百二十圖詩、錦錢餘笑等詩作以及三教記、無弦處士說等文。這是他一生最後一個創作高潮。

元延祐五年（公元一三一八年），他以七十八歲高齡孤寂地病逝於蘇州。他一生未娶，沒有兒女。臨終前，他囑咐身旁的友人說：「思肖死矣，煩爲書一牌位，當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語訖而絕。這以前，他曾自贊其像云：「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頭於洪洪荒荒之表，以爲不忠不孝之榜樣。」他至死還覺得自己有愧於故國與父母。

心史是反映鄭思肖思想及創作成就的重要著作，共收詩約二百五十首。其中咸淳集五十首爲作者第一個創作高潮中僅存的碩果。這一時期蒙古軍尚未打到蘇杭，但頻仍的侵掠已給江南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這時鄭思肖詩的一個明顯的主調就是「憂」。「試望斜陽外，誰寬西顧憂！」近聞邊事急，耿耿得無憂？這些詩句，都反映了這一心情。他希望能爲國效命，「每念蒼生受辛苦，願爲霖雨白雲中。」男子抱奇氣，中原入遠謀。」在詠懷等詩中，也抒發了這一志願。咸淳集裏的詩作不僅表達了這種愛國精神，在藝術上也相當成熟，但是當時尚未到亡國的最後關頭，因此這些詩作遠沒有後來大義集、中興集那樣悲憤強烈，那樣深刻。

鄭思肖在三教記序中說到自己「近中年，關於僊」，這在咸淳集中也透露了出來。例如，古詩三首其二云「我欲封綠章，天門高岩曉」，越州飛翼樓云「直欲蓬萊去，因風問大鈞」，山中聞鶴云「欣然有所得，長嘯度蓬瀛」，等等，都有飄飄欲僊之意。他如訪隱者、贈老王道人、僊興諸詩，則更是「關於僊」的見証了。可以看出，他向往「僊人」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對於現實世界的失望和不滿。「曾學屠龍技」，但「學成無所用」，因此「不齊舉雙肩，當跨孤飛鶴」。他想象力豐富，咸淳集中的秋歌、春歌、琴女行、遇秋澗、雪中醉題、前雪歌、後雪歌、歲旦登萬佛閣觀雪諸詩，都是浪漫主義的優秀詩篇。春歌諸詩，還曾得到清代著名詩人袁枚的贊賞，

譽爲「殊妙」。後來的大義集、中興集中，雖然其主要風格如老杜之深沉悲憤，但也有太白式的狂放飄逸之作，如狂歌、醉鄉十二首、餐菊花歌、二十五礪五百字等詩就是。即如其晚年所作錦錢餘笑諸詩，也可以看出其想象奇特的浪漫氣息。

大義集和中興集約有二百首詩，是鄭思肖三十五歲後第二個創作高潮中的作品。「八荒翻沸，山枯海竭」，詩人親歷了社會的動亂，身受家國傾亡的慘痛，因此他的詩也就「倍懷哀痛，直若鋒刃之加於心，苦語流出肺腑間」。他自述，在多年輟筆之後，「德祐乙亥冬，有不可遏之興」激起他重新寫作，而這時也就是他「寓吳陷虜」之時。大義集中的陷虜歌（又名斷頭歌），注明「德祐乙亥十二月廿八日作」，就記述了姑蘇城陷後遭蹂躪的慘史，但他當時還祈望「厥今帝怒行天刑，一怒天下淨如洗」。要荒仍歸禹疆土，四海草木霑新雨。「再如德祐二年歲旦二首，詩前注明「時逆虜未犯行在」，詩中說「朝朝向南拜，願覩漢旌旗」，又說「此地暫胡馬」。這些詩都表明當時他雖身陷蘇州，但對局勢的看法仍較樂觀，企待着南方王師的收復。而翌年，行在也相繼失陷，二王倉皇浮海南逃，德祐帝則被擄北去。詩人痛心疾首，但堅持「詩後唯書德祐年」，仿陶淵明在晉亡後仍書義熙年號的故事，以示忠於故國之意。他在寫憤四首中說「三宮猶萬里，一念祇孤臣」，又說「北虜昔深入，東甌亦未曾」，表示「未能歸趙璧，我不厭」。

干戈」。把全部希望寄託在「在天一涯」的「南國正統」上。希望因南方國土的遼闊而能延續「一絲正統」，以待轉機，更希望他們能干戈抗戰，以歸全璧江山。

然而，不過三年「南國正統」就徹底覆亡了。他在詩中喊出了揪人心肺的呼喚，發出了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殉道者的誓言。從詩中可知，二王覆亡的消息他是事過多時纔確知的。在庚辰年初所作德祐六年歲旦歌中他還說，南望二王未駐蹕，然而他又說：「或謂逝水不可復，叱我癡忠空愁顰。焉知漢絕十八載，光武乃興春陵兵。」提到了東漢劉秀復興漢朝的故事，而值得注意的是劉秀並不是出於西漢諸帝之下的「正統」，可見此時鄭思肖對於形勢已作着壞的打算了。但他還堅持激勵自己的鬥志和信念，還盼望着奇跡的發生。在二唁詩中他就幻想陳宜中等人「一旦從天而下，盡復藝祖、高宗境土，寧不快哉！」他的詩作就這樣生動地反映了時局的變動和他自己思想上的變動。

他後來索性把一些詩題「俱以『礪』之一字次第目之」。他一共寫了二十礪，四十首，其中包括五百字的五言長詩。「二礪二礪至萬礪，盟執牛耳血爲誓！」這個「礪」字實可概括其第二個創作高潮的主調。他反覆表示「終身祇宋民」，「赤心懷趙日」，就象「湘蘭終戀楚」，吳橘不踰淮」。他一再宣誓，「田海雖遷志不磨」，「篇篇字字皆盟誓，莫作空言祇浪傳」！他甚至「夢中

亦問朝廷事」，如補夢中所作、憶夢哭歌等都是十分動人的詩篇。他還多次想投筆從戎，「如今好棄毛錐子，望北長驅馬一鞭！」甚至還想「舉大事」，「屢曾算至難謀處，裂破肺肝天地哀。」因爲他畢竟祇是一個手不縛雞的書生，又沒有文天祥那種傾資募兵的力量，祇能徒喚奈何耳。他祇得祈求識言之靈驗，「蒼蒼今愧禍，讖應兩中興」；或者祇得仰觀星象，俯查曆書，以盼神助，「連宵驗天象」，「索曆驗其次」；或者希冀於民間謠諺的應驗，如聽說某日黃河水清，便以爲應了「黃河清，聖人出」的民諺，以爲是「中興」之兆，忙作黃河清詩。

這些詩中憤怒斥責了「權姦弄破國」，認爲「權臣持國，士氣沮喪，畏禍燃身，相尚賣諛，……養成德祐莫大之禍，不可救藥！」他痛斥了那種「馬犯金湯即棄關」的投降派，他也揭露了失節賣身的小人的醜惡嘴臉：「彼儒衣冠誰家子，靡然相從亦如此？不知平日讀何書，失節抱虎反矜喜！」嗟汝兒女曹，至蠢亦孔醜。面笑心搖搖，欲進乃却走。憨癡弄盲語，捧酒祝鬼壽。」這些詩句真如禹鑄九鼎，使姦邪無從遁形。與此同時，他又以滿腔的熱情歌頌了愛國者、忠臣勇將如文天祥、陳宜中、張世傑、劉師勇等等。詩中還激情贊揚了地位低賤的普通百姓，如爲高郵軍妓毛惜惜等人，寫了贊美詩。他將婦女陸柔柔與叛臣黃萬石相對比，指出後者雖是所謂「上庠人物」，其實「禽獸不若」，痛言曰：「德祐叛臣，賤婦也！柔柔，古之英偉男子

乎！」

在鄭思肖第二個創作高潮中，有幾點值得重視。第一，詩人本身祇是一介書生，就連他父親也沒有做過宋朝什麼官。誠如明人王行說的：「蓋先生，亡國一太學生耳，非有官守言責而享祿位之崇也，顧其不屈也若是，則夫受國恩、承顧託，乃俯首帖耳，若無所與，而諉曰『運數有歸』者，獨何心哉！」詩人不僅與這些人大相徑庭，而在這一點上，比宋末愛國詩人文天祥、謝枋得、林景熙等也更屬難得。因為後者都曾擔任過宋朝的官職。第二，詩人寫下反映民間疾苦的作品，如江南絲：「驚心蟠鳳愁應死，淚手攀花痛不香。」再如郊行即事、久雨後郊外獨行諸詩中，繪寫了當時江南農村生產凋敝、民不聊生的悲涼景象。這些詩作，體現了作者對勞動人民的態度。第三，詩人對元朝統治者東征日本的不義戰爭也進行了譴責。

除了詩歌以外，這一時期的散文，有不少短小但極為雋永的佳作，如一愚說、靜淨說、答天然子辭等，均富有哲理；呆懶道人擬雲小隱記、一士居士傳等，是幽默的自況；南風堂記、三牕堂記等，以虛構中的堂名以寓志；即如最短小的試筆漫語等，也有如精煉的格言。較長的文章如夢游玉真峰餐梅花記，是一篇想象奇特的佳作。文丞相敘生動地記述了文天祥的愛國言行；大義略述，有一萬六千言，是一篇元蒙發展小史，也是一篇宋朝失國的痛史，記錄了